

· 相 聲 集 ·

北大倉



春风文艺出版社

相 声 集

北 大 仓

本 社 編

內 容 提 要

对口相声《北大仓》热情地歌颂了“北大荒”的新面貌。对口相声《买鞋》描写了某百货商店营业员热心为顾客服务的故事。对口相声《红旗交通岗》是真人真事，它歌颂了沈阳市大西边门交通岗的模范事迹。绕口令《节约用水》通过风趣的对话，说明了节约用水的重要意义。

这些作品除适合城乡业余剧团演出外，也可供广大文艺爱好者阅读。

北 大 倉

相 声 集

☆

春风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沈阳市大西路二段同心里12号）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记证出字第9号
旅大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frac{1}{32}$ •1 $\frac{1}{4}$ 印张•28,000字•印数：1—30,000 1964年11月第1版
1964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T10159·430 定价(5)0.11元

目 录

北大仓 (對口相聲).....	楊振華 楊金聲	(1)
买鞋 (對口相聲).....	紀 元	(11)
紅旗交通崗 (對口相聲).....	楊振華 楊金聲	(26)
節約用水 (繞口令)	周 琛	(33)

北 大 仓 (對口相聲)

楊振華 楊金聲

甲：喲！您在這兒表演哪！

乙：可不么，怎麼最近老沒見着您哪？

甲：我去趟外城。

乙：噢！出門啦，去趟哪兒？

甲：也不算太遠。

乙：哪兒？

甲：大北邊。

乙：噢！那可能是長春一帶。

甲：不，大北邊。

乙：還北？大概是吉林。

甲：不，大北邊。

乙：再北邊就是滿洲里啦。

甲：不！大北邊。

乙：您怎麼個大北邊？我糊塗啦！

甲：連大北邊都不知道，就是大北邊門……

乙：嘿！整了半天還沒出沈陽市。

甲：出市啦！

乙：你不是說沈陽的大北邊門嗎？怎麼會出市啦？

甲：還沒等我說完，你就攔過去啦，我說的是由大北邊門那個火車站上車……

乙：噢！這麼一說我就明白啦，出大北邊門，順着東北大馬路一直往北走，那叫沈陽東站。

甲：对，在站台上車往北走。

乙：什么地方？

甲：北大仓。

乙：北大仓？沒听说过有这么个地方，您說說属于哪个省管我就知道啦。

甲：属于黑龙吉。

乙：黑龙吉？我說那边有个白鴨子你知道吗？

甲：白鴨子？沒太注意，下回再去的时候仔細打听打听。

乙：甭打听啦，压根就沒有我說的那个地方。

甲：沒有你說它干么？

乙：那你那个黑龙吉有嗎？

甲：嘿！水平真太低了，黑龙吉就是黑龙江、吉林的簡称。

乙：得了，你还是費点事来个全称吧！

甲：这么說它不省事嗎？

乙：你省事我費劲啦！

甲：我由站台上車过了吉林，到了黑龙江的北大仓……

乙：哎，等等，你記錯了吧，那不叫北大仓，那叫北大荒。你上那地方干么去啦？那地方是荒涼无人，野草遍地，夏天蚊子都这么大个，草这么高。（打手式）遍地是狼，荒涼极了，沒人上那儿去！

甲：（用眼看乙）你这脑袋該擦得油泥啦！

乙：我怎么啦？

甲：你怎么啦，你說的那是过去，現在完全不同啦，不叫北大荒啦，叫北大仓，那是：

国营农場，紅磚楼房，
到处庄稼，遍地牛羊，
鉄牛嚙嚙响，果树排成行。

北大仓，北大仓，人人见了喜洋洋。

乙：噢！变化这么大！

甲：是呀，象你说的那样吗？草这么高？蚊子这么大个儿？你去喂肥的？遍地是狼？哪儿那么些狼，你养活的？

乙：我养活那东西干么呀！

甲：你说的象话吗？（冲乙不满意的表情）

乙：我说你先消消气儿，那地方荒凉是我亲眼所见的，我去过那地方。

甲：多会儿？

乙：解放前。

甲：这不得啦，你不能拿老眼光看新事物！

乙：你说的那么好，谁见着啦？

甲：我可是亲眼所见哪！我才由北大仓回来的能不知道吗？

乙：您上那儿干什么去啦？

甲：串个亲戚。

乙：什么亲戚？

甲：我妈的妈妈、我爸爸是她女儿的丈夫。

乙：那是……

甲：我姥姥。

乙：瞧你说的这费事劲儿。

甲：这么说不是照顾全面吗。

乙：用不着这么照顾，这叫多余。

甲：我姥姥去年给我们家来封信，问我们家里情况。又说她那里很好，不用惦念。现在就有点想狗剩，叫他来一趟。我一听我姥姥想狗剩，那我去一趟吧！

乙：你等会儿，狗剩是谁呀？

甲：我呗！（不好意思的表情）

乙：嘿！真沒想到你還有這麼個漂亮的小名。

甲：那天天兒還真好，萬里無雲。我拿了個小皮箱，帶點簡單的用具，直接夠奔沈陽東站，那天街上人特別多。

乙：街上怎麼那麼些人呢？

甲：放假。

乙：噢！放假的日子。

甲：車站上的工作人員特別忙，有很多解放軍的官兵，幫助旅客拿東西。我一想我拿的東西也不多，應該向解放軍同志學習呀。

乙：對，應該學習解放軍同志的優良作風！

甲：由打那邊過來一位老大爺，扛着行李，還拎着兩個包，嘴裡還叼着煙袋。我一瞧哇，那我就幫助這位老大爺吧！

乙：太好啦！

甲：我剛一拿老大爺這倆包哇，這時候來了一位解放軍戰士，一伸手就給接過去啦。

乙：人家來的快。

甲：我一看幫助老大爺扛行李吧，我剛一伸手又叫另一位解放軍同志給接過去啦。

乙：又讓人家給拿走啦！

甲：我一看沒啥可拿了，干脆：“大爺，您那煙袋我給您叼着吧！”

乙：有叼人家煙袋的嗎！

甲：我沒啥可幫的啦！

乙：到別處找找去吧！

甲：對，我幫助一位老大娘拿筐，又幫帶小孩的婦女抱孩子，一直到火車要開的時候我才上車，我心里特別高興！

乙：助人為樂，心情愉快。

甲：我坐在最后一节車廂，順着車門往后一看，喝——

乙：你干么大惊小怪的！

甲：我发现一个問題。

乙：噢？什么問題？

甲：我发现火車的下边还有两根鉄軌呢！

乙：廢話！沒鉄軌能走嗎！

甲：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睡着啦。睡梦中就听广播器响了：“旅客同志們，下站是双鴨山車站，有到双鴨山下^下的旅客，請您准备好！”我就在这站下车，赶紧准备_人。西。不一会儿車到站了，恰好是正午。走出車站我一看哪……

乙：怎么样？

甲：坏啦！我不知道上我姥姥家往哪边走哇！

乙：你不是来过嗎？

甲：来过是来过，可是現在和原先不一样啦！

乙：怎么？

甲：那时候一下車，就只有几間破草房，旁边拴几匹駟，你要上哪去，騎駟走。

乙：那叫赶脚的。

甲：虽然有駟，价錢也便宜，但是沒人敢騎！

乙：怎么？

甲：半道狼多，連駟帶人都給你吃了。

乙：够厉害的！

甲：現在不然了，一片新盖的房屋，街道整整齐齐，两旁綠柳成蔭，电影院，百貨公司，跟沈阳中街一样。由那边过来一位老大爷，我得跟他老人家打听打听。

乙：对，問問就知道啦！

甲：“大爷，跟您打听个道儿。”“小伙子，你说吧，我在这儿住了好几十年啦，哪儿我都知道。”“那可太好了，大爷，您说我姥姥家在哪儿住哇？”

乙：那谁知道哇！

甲：我掏出信底给老大爷一看，他乐啦：“小伙子，你这地方太好找啦！”他用手一指：“看见没有，坐那个汽车，到终点站友谊农场，就到你姥姥家啦！”我一听，喝！都通汽车啦！“谢谢您，大爷！”于是我拎着皮箱就到了汽车站上了汽车，坐在椅子上我的心情始终不能平静。

乙：怎么啦？

甲：我太激动啦！祖国的发展真是一日千里，快马加鞭，突飞猛进！短短的几年，北大荒就有了这么大的变化，荒山变成绿岭，野地长出了庄稼。我心里一高兴，诗兴大作，拿出笔来，刷刷写了一首诗。

乙：喝！真快。

甲：诗人嘛！

乙：就你这狗剩，没看透。

甲：刚走到友谊农场，吓我一跳。

乙：怎么啦？

甲：有好几座山。

乙：山有什么出奇的。

甲：过去没有哇！

乙：那是怎么回事儿？

甲：我到跟前一看哪，敢情不是一般的山。

乙：什么山？

甲：高粱山！苞米山！大豆山！

乙：是山上种的高粱、苞米、大豆？

甲：不，是大高粱堆、大苞米堆、大大豆堆！

乙：那可真是大丰产哇！

甲：那丰收的粮食是一堆連着一堆，高粱嘻笑地紅着脸，大豆閃金光，我望着那高高的粮堆出神，兴奋的心情象波涛似的在脑海中激蕩！

乙：懼！又詩兴大作啦！

甲：我真不忍离去，愿永远伴在你的身边。是那农业战线上的英雄們，用你們那勤劳的双手，堆起了这粮食的高山。贊美你呀，北大仓！歌唱你呀，北大仓！看哪！老人須嘿嘿乐，姑娘們摸着辮梢喜洋洋，人們点头向我，小孩拉着衣角对我講……

乙：說的什么？

甲：“叔叔你靠边站着，后边来汽車啦！”

乙：好么！成詩迷啦！

甲：到我姥姥家，进門一看，喝！四白落地，家具滿堂，应有尽有。我姥姥正坐在炕上戴副老花鏡做活，沒瞧見我进来。我說：“狗剩来啦！”我姥姥回头一看：“哟！可不是狗剩咋的，来来来，叫姥姥我看看。哎！你可比从前高多了，也胖了。大老远来的，喝碗水吧！”說着就由暖壶里給我倒了一碗白开水。我們娘俩越唠越近乎，我姥姥說：

“狗剩，你看咱們这地方好不好？”我說：“姥姥，太好啦！”“好，原先可不是这样。解放前，咱們这太荒凉啦，到处是沒膝的野草。自从来了共产党，可真大变样喽！你瞧这一眼望不到边的好地，都是解放后开的。前几年党号召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喝！由城里来了好几百青年。这些青年人和咱們可不一样，都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有文化的人。人家那文化呀，都是电綫杆子上挂表——”

乙：这怎么講？

甲：高中（鍾）啊！

乙：老太太还有俏皮話。

甲：“由打这些年輕人来了以后，这地方更变样啦！托儿所，百貨商店，俱乐部都盖了起来。反正这么說吧：这些人真是一伸手能把飞机揪下来……”

乙：这句话的意思……

甲：劲头大呀！

乙：嘿！老太太还真能形容。

甲：“現在我們这地方沒閑人，就拿咱們家說吧！你舅舅上农业大学啦，你舅母在医院当大夫呢，針灸大夫，还教了不少个徒弟呢。你表哥是生产队长，你表嫂是拖拉机手，就說你姥姥我吧，大伙还选我当个‘司机’呢！”我一听楞住了，老太太那么大岁数还能当司机？我又一想，不能用老眼光看新事物。于是我高兴地說：“姥姥，哪天有工夫我得坐您車到外边去玩玩！”我姥姥說：“坐我車，坐我什么車？”“您不是司机嗎？開車的！”“是‘司机’，我这司机开什么車？”“司机不就是駕駛員嗎？”“‘司机’我駕什么駛員？”我說：“您怎么个司机？”“連司机都不懂，就是大伙选我飼养小鷄子！”

乙：嚮！是那么个“司机”呀，那叫飼养員！

甲：正說到这儿，就听到远处当当当下班鈴声响了。工夫不大，家里人陸續回来了。进门来一一和我握手。一陣寒暄之后，我姥姥說啦：“咱們做点飯，招待招待狗剩！”于是大家都分头做飯去了。

乙：什么飯？

甲：也不算太好，大米飯、黃花魚。我也不知是餓了，还是由

于心情激动，我一口气儿吃了四碗大米飯，三条黃花魚。

乙：真能吃！

甲：我姥姥还直說：“狗剩，吃啊！到姥姥这儿可別装假啊！”

我說：“姥姥，您放心吧，我哪能装假呢！不过我飯量小，吃不了多少！”

乙：四碗大米飯，三条黃花魚，这飯量还小？

甲：我姥姥又催我：“狗剩，吃，吃完了我領你开会去。”

我說：“这就完，您甭催了。”（賣相）

乙：你怎么啦？

甲：光顧快吃啦，我沒加小心把魚刺卡嗓子啦！我姥姥說：

“不要紧的，一会就下啦！走，狗剩，跟我开会去。”

（拽乙）

乙：我不是狗剩！

甲：我姥姥拽我呢！

乙：我說的哪！

甲：来到会场我一瞧哇，开的是欢迎大会。

乙：噢！欢迎你。

甲：別胡說！欢迎我狗剩干什么？

乙：欢迎誰哪？

甲：是欢迎又由城市来到北大荒安家立业的知識青年。

乙：好，知識青年参加农业建設，大有可为。

甲：大会开始了，有的致詞，有的講話，互相挑应战，最后一項是文艺节目，有人写个条子讓我表演一段相声，我赶紧跟大家道歉：“同志們，今天我演不了啦，嗓子里有个小小的埋伏。”（說不出話的哑音）

乙：你怎么这么个味儿啊？

甲：魚刺还在嗓子眼里卡着哪！

乙：是呀！

甲：后来大家一再要求，我推辞不了啦，我一想給大家唱首歌吧！

乙：唱的什么歌？

甲：《真是乐死人》，头一段唱的很好，第二段由于太激动，把詞唱忘啦，我現編的。

乙：怎么編的？

甲：我把我姥姥他們一家的事儿和我当天所看到的一切情况都唱进去啦！

乙：有意思，您学学。

甲：（唱）欢迎的晚会上，拉起了手风琴，同志們手挽手，激动了我的心，想起了几件事，真是乐死人，你要問什么事兒，什么事兒，什么事兒？嗨！真是乐死人，真是乐死人。（唱完過門，繼續唱）

我姥姥是‘司机’，我舅母当中医，

我哥哥是队长，嫂子开拖拉机，

今天晚上，大米飯，黃花魚，

你要問我吃多少，吃多少，吃多少？

嗨！四碗大米飯，三条黃花魚。

哎嗨哟！（指喉嚨）这刺还没下去！

乙：嘿——

買 鞋 (對口相聲)

紀 元

甲：这回該我說了。

乙：該你說了。

甲：我說——（對乙）哎，我說什麼哪？

乙：我哪兒知道啊！

甲：（擰身上下看自己）

乙：你看什麼呀？

甲：有啦，我就說我這雙鞋吧。

乙：嚯！說那雙鞋幹什麼哪？

甲：這雙鞋可太值得說了。

乙：有什麼值得說的呢？

甲：這雙鞋和別的鞋不一樣。

乙：怎麼不一樣？

甲：它穿在腳上……

乙：噢，別人都把鞋戴腦袋上？

甲：你倒聽我說完哪。

乙：還說什麼？

甲：它穿在腳上，暖在心裡。

乙：我聽着都新鮮。

甲：這雙鞋有特殊的來歷。

乙：什麼特殊的來歷？

甲：買的。

乙：我這雙還是買的哪！

甲：买的跟买的不一样啊。

乙：怎么不一样？

甲：我在商店买的。

乙：对啦，书店不卖鞋。这不是废话嘛！

甲：我还花钱了哪！

乙：不花钱你能拿走吗？

甲：那得看什么情况，我这双鞋起初就是没花钱拿走的。

乙：那准是你和营业员沾亲带故，他给你垫的钱。

甲：我不认识营业员。

乙：那……你是趁人家没注意偷的。

甲：这事儿你常干？

乙：当然啦——没有，别瞎说。

甲：谁让你说我啦。

乙：干脆，你说说吧，怎么没花钱拿走的鞋？

甲：那天不是下雨嘛……

乙：下雨天买鞋就不花钱？

甲：听我说完哪，那天我到剧场演出，走半道下起了大雨，把我穿的鞋弄的又湿又脏。正好路过商店，我就顺便进去，打算买双新鞋。营业员给我拿出来好几双，我挑了双四零的：“就这双吧。”

乙：哎，你穿上试试呀！

甲：营业员也这么说：“同志，您穿上试试，既然要买就得选个可心的。试试哪点儿不合适，再重挑一双。”

乙：人家想的多周到。

甲：我说，谢谢你吧，不用试了，就这双吧。

乙：你怎么不试哪？

甲：我这两只脚上除了水就是泥，把新鞋弄脏了你负责呀？

乙：我負的哪份責呀！不試拉倒。

甲：这时候營業員也看出了我的難處，忙到后屋端出一盆溫水放在我的腳下：“同志，您洗洗吧。”

乙：這服務態度多好！

甲：我当时脫下鞋，扒下襪子，光着腳丫，伸到水里，劈唻叭嚟……

乙：我說你輕點扑登行不行！

甲：洗完了腳，一試這雙鞋，嘿！不大不小、不肥不瘦，正好！

乙：就買這雙吧。

甲：就買這雙：“營業員同志，多少錢哪？”“啊，二元八角六。”

乙：真便宜。

甲：我一掏錢，嘿！你說怎么那么寸！

乙：二元八角六。

甲：一個子兒沒帶。

乙：沒帶錢哪！

甲：出門的時候換衣裳，把錢包拉在家里啦。

乙：沒錢就算了吧。

甲：白洗人家一盆水？

乙：可也是。

甲：當時把我急的臉都黑了。

乙：嚙！臉都紅了。

甲：紅過勁都黑了！

乙：那你趕快向人家道歉吧！

甲：營業員也看出來我是忘帶錢了，就安慰我說：“我們這樣鞋很多，您今天沒帶錢，明天再來買也可以，沒關系。”

乙：多耐心。